

四川才子

郭沫若的愛與恨 (八)

●巴山

流亡日本十年

國內謠傳已遭大關

郭沫若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假名吳誠、南昌大學教授的身分逃離上海前往日本。經過海上三天三夜的航行，二月二十七日，船抵日本神戶。在三天的海上航程中，不敢出來露面，他一人呆在船屋裏，連吃飯都是叫人搬到艙裏來吃。二十七日上午船靠在碼頭，郭沫若是第一個走下船的人。下船後很快就與安娜和孩子們會面，然後躲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館裏。當天下午全家到了東京。到東京後住在何處？心中完全無數。此時安娜突然想起有一個親密的女友叫齋藤花子，但因花子死了，便去找花子的父母，却意外地受到兩位老人的熱烈歡迎。第二天，即二月二十八日，郭沫若和安娜去找日本朋友村松稍風，他是日本大眾文學的作家。北伐前，由內山板的介紹，在上海曾與郭沫若有一段交往，他編有《騷人》雜誌。在交談中，村松先生勸郭沫

若不要住在東京，但也不能離開得太遠，最好在東京鄉下，找一個半永久性的住家。同時他還向郭沫若介紹了一位叫模田兵左衛門的人，住在江戶川的彼岸，與東京一衣帶水之隔，郭沫若和安娜到了模田兵左衛門家後，主人對郭沫若和安娜表現很熱情。他是仙台藩的士族，安娜的娘家佐藤也是士族。決定就住在東京附近的千葉縣市川，半公開地住了下來，直到一九三七年秘密回國。郭沫若在這裏整整度過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郭沫若在市川住下後，便開始向國內朋友通信。後來成仿吾也來到日本，在市川住了幾天。在和郭沫若交談中，說到國內有關郭沫若的謠傳，有說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遞解回國，已經遭到大關；北平報紙上還登了一條消息，標題是『郭沫若成了斷頭之鬼』。這便引起了許多國內朋友的哀悼，有的還做了很長的詩來追悼郭沫若。

首次被日關進警牢

郭沫若在市川住下後，整天躲在家裏讀哲學、經濟、歷史方面的書。想起他離開祖國已經半

年了，寫作的欲望又動了，總感到自己是一個被通緝的人，心裏總是不安。那知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東京警察廳終於查清吳誠就是郭沫若，並非法逮捕了他；郭沫若知事情不妙，已被關在東京橋區警察局的牢房裏。這是郭沫若有生以來受到的第一次屈辱遭遇，使他感到無比憤慨。認為日本政府如此對待他，『不單侮辱了我，更侮辱了我的祖國、侮辱了中國人民！』郭沫若在拘留所裏，日本警察問來問去，問不出個名堂，加上安娜和日本朋友在外面的活動，三天後郭沫若便被釋放回家。

郭沫若回家後，鄰人們不了解情況，都帶着戒備而輕視的眼光；對安娜的看法更為複雜，認為是安娜太不自愛了，以一個日本女人而嫁給支那人做老婆，而且是一個『壞蛋』，在當地看來很難再住下去了。為了避開鄰居們的歧視，十多天後，搬在附近真間山下的一處新造的房舍。新居有一間書房，一間正室，一間側室，附有玄關間、廚房和浴室，背靠真間山，坐北朝南，相當僻靜。在這裏，依然沒有擺脫日本刑士、憲兵的監視。事實上，郭沫若在整个居日十年間，幾乎

每天都有刑士、憲兵到他居所來察看、攪擾，外出則有刑士尾隨。

研究中國古社會史

郭沫若從事中國古代社會史的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時期及一九四九年前。在日本流亡十年間，他沒有『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便隱沒下去』而是『拿出勇氣和耐心來，堅毅地生活下去。』他在日本刑士和憲兵的監視下，在將近十年的時間中，使自己的古史研究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冊，寫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稿），十月二十五日改作，整整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并在一九三〇年三月，由上海聯合書店出版。

▲甲骨文字研究▽二冊，於一九二八年底開始寫作，費了一年的功夫，於一九三一年五月，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上述兩部書出版、發行的消息傳來，郭沫若高興得流下了眼淚；安娜特別煮了紅豆飯來慶祝。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二冊，於一九三一年六月，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

▲湯盤孔鼎之楊榘▽一冊，於一九三一年六月由北平燕京大學出版。

▲兩周金文辭大系▽一冊，於一九三二年一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

▲金文叢考▽四冊，一九三二年八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

▲金文餘釋之餘▽一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由日本文求堂出版；

▲卜辭通纂▽四冊，一九三三年五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

▲古代銘刻考▽四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

▲古代銘刻匯考續篇▽一冊，一九三四年五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五冊，一九三五年三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三冊，一九三五年八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

▲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冊，一九三六年五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殷契粹編▽五冊，一九三七年五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

▲石鼓文研究▽寫於一九三六年，於一九三九年出版。

郭沫若在日本十年間，寫出上述巨著共十五種、上百萬字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在國內外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與日出版商談交情

郭沫若的中國歷史研究的學術著作，有十五部之多，其中有九部是文求堂出版的。郭沫若這些著作與日本田中慶太郎是分不開的。田中慶太郎的文求堂收羅了大量的中國古書，日本漢學家對該堂給予了高度評價。郭沫若經常到該堂，與田中慶太郎非常友好。郭沫若查證資料和出版歷史著作，都得到了田中慶太郎的支持。爲此，郭

沫若與他關係甚密，經常互通書信，留下了大量的信札。▲田中慶太郎▽一書刊印中，有郭沫若於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中贈送田中先生的六首古體詩，現摘錄如下，供讀者欣賞：

南公君勿假，摩詰我非真。

雖無竹裏館，有月待幽人。

——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左賦一絕催妝▽。

江亭寂立水天秋，萬頃蒼茫一望收。
地似瀟湘驚雨爽，人疑帝子劇風流。
尋仙應著謝公屐，載酒偏宜蘇子舟。
如此山川供嘯傲，鑪工盡足藐王侯。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贈田中先生七律一首。

▲無題二首▽

(一)

短別日三五，縈思歲萬千。
清輝如滿月，長恨若新弦。
相見一回後，損增一樣添。

(二)

相對一樽酒，難澆萬斛愁。
乍驚清貌損，頓感淚痕幽。
舉世誰青眼，吾生憾白頭。
人歸江上路，冰雪滿汀洲。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贈田中先生

(一)

小庭寂寂無人至，款款蜻蜓作對飛。
芍藥開殘還自謝，荼蘼如醉為伊誰？

(二)

陽光疑霧復疑煙，桃葉因風舞自憐。
柔管閒臨枯樹賦，牢愁如海亦連天。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註：今日無聊，偶成二絕，錄供一察

口誅筆伐振奮民族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主要精力從事中國古代社會史的研究，但也十分關心和支持留日青年和國內文藝界的革命文化活動。為促進革命文藝的發展，他撰寫了《我們的文化》、《文學革命之回顧》、《關於文藝的不朽性》、《『眼中釘』》等文章。

同時，郭沫若還寫了些自敘傳：《我的幼年》，於一九二九年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反正前後》，一九二九年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黑貓》，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創造十年》，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北伐途次》，一九三三年出版。

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間，他傳記式作品寫作的字數達六十萬字左右。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攻佔我國瀋陽

，整個東北便淪陷入日本手中，中國面臨被滅亡的危險。這就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義憤，廣大羣衆紛紛舉行罷工罷課、請願示威、組織義勇軍，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當時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遠居異國，對祖國的命運和前途極為關注。他說：『爲了祖國』就是在一瞬間要捨去我的生命都是所不顧惜的』。

郭沫若自亡命日本以來，由於受到日本刑士、憲兵的監視，行動極不自由，很少與人交往。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郭沫若應邀到東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爲留日學生講話。這是他流亡日本以來所作的第一次公開講演，參加的人異常踴躍，人數上千。他講的題目是『中日文化之交流』。郭沫若說：『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是從中國流到日本的，資本主義以來的文化，是從日本流到中國。前者在日本『收到了很大的成功』，後者在中國則『是失敗了』。他堅信，『中華民族確是優秀的民族』，應當『批判的接受既成文化的精華，努力創造出更高一級的新的文化！』。郭沫若的講演提高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在國家、民族深受災難的時刻是十分有意義的。郭沫若在講演會上例證生動，妙趣橫生，博得了到會人們的陣陣掌聲。在講演會上郭沫若號召大家要『運用我們優秀的頭腦去接受新的文化，而爲將來中國要建立一個更高級的文化』的時候，有那麼幾個人，在搗蛋、丟梨、鼓噪；他們算不了什麼，却受到了聽衆的指斥。事後，郭沫若曾戲書一聯：『妄把梨兒作炸彈；誤將沫若作潘安』，以表示對敵人的輕蔑。

國防詩歌喚醒民衆

郭沫若在一九三六年寫了重要的歷史小說集《豕蹄》；同時，十一月十一日還寫了《詩歌國防》的詩。他的《詩歌國防》詩共三首、二十段、六十行，是首長詩，錄於後，供讀者欣賞：

(一)

詩歌本來是藝術的精華，
他有音樂的渾合，造形美術的刻畫，
任何藝術的部分——他都可以包括它。
小說和劇戲中如沒有詩，
等於是啤酒和荷蘭水走掉了氣，
等於是沒有靈魂的木乃伊。
然而詩辭也自有他的靈魂，
那便是語言的節奏，情緒的播音，
節奏可有緩有急，無節奏便無心聲。
節奏的成份歸根只有兩樣，
或是先揚而後抑，或是先抑而後揚，
前者使人消沉，後者使人激昂。
譬如催眠的兒歌，古寺的暮鐘，
都是發聲揚而後聲幽抑朦朧，
把人引到的境地，是睡眠、是渺茫、
是空。
宗教的頌歌愛採取這種音調，
因為性能幫助鴉片的麻醉，幫助教條，
正義如入了睡眠，吸血者自然更好。

但我們所歡迎的是澎湃的海潮，它從海底捲來，聲音是由低而高而更高，奮迅地打上岸頭，令你腕鳴血跳。

(二)

我們的民族需要的是覺醒不是睡眠，催眠歌的音調應該暫時放在一邊，讓它在幼兒的搖籃傍陪着母親做針線

。我們的民族在異族統制下睡了三百年，睡眠的重量依然還沒有脫盡我們的眼

，我們的身上又受遍了帝國主義的萬箭

。多打幾下嗎啡針也可暫時安然，

然而民族的命脈將要永遠淪陷，滅種滅族將如美洲的馬雅人種一般。

馬雅人在美洲曾經有高度的文明，不知是幾時滅得毫無踪影，

只有些殘碑斷碣上剩着不可解的奇文

。我們這民族是比馬雅人還要劣等，

那就讓他死盡也無多大的重輕，然而這民族都是世界上的選民。

這民族已有四千年的文明的歷史，

他能創造文明不亞於希臘與埃及，只可惜最後的封建階段未能揚棄。

這揚棄的拖延招致了他的落後，卅年來他已逐漸覺醒在驅逐他的寇讎

，如今他要在最前線和猛惡的帝國主義決鬥。

(三)

帝國主義在和我們爭賭生死存亡，

我們的復興是帝國主義的送葬，

帝國主義怕的是四萬萬人的全體武裝

。帝國主義在這兒運用他的陰謀，

他於化學兵器之外還使用着內攻，

他由民族中造出漢奸來發生出魚濫作用。

這作用有種種不同的步趨，

或用大刀砍殺，或用白丸麻醉，

復古，存文，『……』都是這一類。

我們要鼓動起民族解放的怒潮，

我們要吹奏起誅鋤漢奸的軍號，

我們要把全民族喚到國防前線上來把帝國主義打倒。

我們的國防同時是對於文化的保衛，我們要在萬劫不返的破滅之前救起人類，

我們民族的復興是世界文化向更高一個階段的突飛。

現在是民族復興的時候，也是詩歌復興的時候，

復興這藝術的靈魂使小說和戲劇中都要有酒，

喚醒起全民族趨向最後的決鬥，趨向最後的決鬥！

抗日救國

膾炙人口的感性詩

戰聲救亡三次請纓

此來拚得全家哭，今往還將遍地哀。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

——郭沫若《歸國書懷》之三

郭沫若的愛國主義精神貫穿在他一生事業和活動的各個方面。爲了敘述的方便，下面我就他生活中的幾個頗有典型性的片斷，即他的三次『投筆請纓』作個介紹。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插曲之一，通過這些，可以透視他的心靈特徵，也很耐人尋思。

郭沫若的第一次『投筆請纓』是在一九一五年五月。那時他年僅二十三歲，滿懷報國的壯志在日本留學。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他的愛國熱情極其高漲。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軍國主義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和

五月七日發出的最後通牒，逼使中國政府簽字。這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當天，郭沫若便邀集幾個留日同學離日歸國，準備參加救國鬥爭。當時他寫過一首七律（哀的美頓書已西）最後兩句是：『男兒投筆尋常事，歸作沙場一片泥！』那時，郭沫若決心投筆請纓，獻身保衛祖國的沙場；以實際行動，來向祖國請纓了。

郭沫若第二次『投筆請纓』是一九二六年的夏天，相隔十一年以後。這時，郭沫若已三十四歲，已是海內聞名的詩人和文學家。這年的春天在瞿秋白的推薦下，到廣東大學任文學學長。正當郭沫若在廣州頗有成效地開展革命文學活動的時候，發生了北伐戰爭。這是由第一次國共合作所導致的積極結果。北伐軍出師前，在周恩來推動下，他又一次『投筆請纓』，他投筆從戎，隨師北伐，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評。有人稱他爲『戎馬書生』，贊揚他這種豪情壯舉。

郭沫若的第三次『投筆請纓』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在第二次『投筆請纓』後的十一年，當時郭沫若已是四十五歲的中年人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蘆溝橋的槍聲震醒了億萬中華兒女奔赴疆場。這時候，郭沫若還流亡日本，在國內還是一個被通緝的犯人。郭沫若完全不顧個人的安危，他認識到槍聲就是命令，就是召喚，是祖國的召喚。當時他曾經寫到：『國家臨到了垂危的時候了，誰還能安閒地專顧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所以，他祕密離開日本，又一次『投筆請纓』。出發前夕，他寫了一首《歸國雜吟》，真實地記錄

了當時的心境，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傑作：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祕密回國參加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日本加強了對郭沫若的監視。日本當局準備一旦發現郭沫若要回國，就會將他逮捕。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郁達夫應邀到東京訪問，曾多次到市川拜訪郭沫若。當然兩人非常激動，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都是萬分關切。當時郭沫若寫了一首詩贈郁達夫：

十年前事今猶昨，攜來相期赴首陽。
此夕重逢如夢寐，那堪國破與家亡。

郁達夫從日本回國，深切同情郭沫若的愛國心情和處境，積極爲郭沫若的回國而奔走。郁達夫通過他的學生金祖同和旅日畫家錢瘦鐵與國民政府駐日大使許世英取得聯繫，爲他買好了回國船票。七月二十五日凌晨，郭沫若含着眼淚給妻子和五個兒女分別寫了留白，又給千葉縣檢察長寫了一封信，希望他在發現自己離開日本以後，不要爲難家屬。當晚登上加拿大郵輪，日本皇后號，從神戶駛往上海，二十七日下午三時抵達上海公和祥碼頭。

郭沫若在三天的航程中，他既爲自己能够逃離虎口而慶幸，又時刻惦念着妻子安娜和五個兒

女。二十七日清晨，他在枕上寫了一首七絕：

此來拚得全家哭，今往還將遍地哀。
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

由於郭沫若這次回國是祕密的，途中又用的是假名楊伯勉，他在船上結識了一位阿富汗商人，他倆談得很有趣；他用英語給那位商人談話，其中有一段對話，抄錄於下，供讀者一閱：

商人問道：『你有愛人嗎？』

郭沫若答道：『有的。』

商人問道：『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郭沫若答道：『中國人和日本人！』

商人：『哦，你有很多、很多？』

郭沫若：『不，我只有一个。因為她是日本人而成了我的太太。』

商人：『哦，是那樣的……』

郭沫若與阿富汗商人的對話，作爲阿富汗商人來說，感到十分新奇；而對郭沫若來說，心裏却含着痛苦和悲傷。

郭沫若一同到上海就受到文藝界、文化界進步人士的歡迎。當晚，由郁達夫作主，在上海來喜飯店爲郭沫若設宴洗塵。飯後，郭沫若下榻於滄州飯店；後來搬到了高乃依路二十九號居住。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國民黨政府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緝。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上海；上海軍民奮起抵抗。八月二十日，以郭沫若爲社長、夏衍和阿英分別任主筆和主編的抗日報紙《救亡日報》，在上海創刊發行。十

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二十二日《救亡日報》被迫停刊。郭沫若從日本回國，爲了宣傳抗日救亡，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寫下了不少詩文。詩集《戰聲》，寫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版於一九三八年一月。現將《戰聲》詩集摘錄於下，供讀者一讀：

戰聲緊張時大家都覺得快心，
戰聲弛緩時大家都覺得消沉。

戰聲的一弛一張關係民族的命運，
我們到底是要作奴隸，還是主人？
站起來呵，沒再存萬分之一的僥倖，
委曲求全的苟活決不是真正的生。
追求和平，本來是我們民族的天性，
然而和平的母體呢，朋友，就是戰聲。

郭沫若的詩《戰聲》表現了中國人民抗擊日軍侵略的決心勇氣，和對前途的必勝信念。

回國前後《歸國雜吟》

郭沫若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由日本回到上海。八月十三日後，郭沫若曾到前線去進行慰勞和戰地採訪。《歸國雜吟》，就是郭沫若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晨，從前線訪問歸來的膾炙人口的佳作。此詩共七首四十四行，全詩如下，供讀者欣賞：

(一)

廿四傳死信，有島忠喬還。

緩急勞斟酌，安危費幹旋。
托身期泰岱，翹首望堯天。
此意輕鴈鵲，羣鷗劇可憐。

郭沫若這首詩作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他臨由日本歸國前。詩中的『廿四傳死信』是雙關語，暗指二十四日船由橫濱出帆的日期。這首詩是組詩的前奏。

(二) (這一段與次頁已完全相同)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踴躍，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首詩是郭沫若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臨抵上海前在輪船上所作，表明了郭沫若的抗戰決心，敘述了他流亡日本十年的辛酸。他傷心，又悲、又喜、喜極而泣；最後喊出了中國人民要萬眾一心，一定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三) (這四句與前頁完全相同)

此來拚得全家哭，今往還將遍地哀。
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
這首詩爲七絕，作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歸國的舟中，反映了作者的豪邁誓言。寫得豪氣縱橫、激昂慷慨，使人感到生氣勃勃，給人以極大的鼓舞。

(四)

十年退伍一殘兵，今日歸德入陣營。

北地已聞新鬼哭，南街猶聽舊京聲。
金臺寂寞思廉頗，故國蒼茫走屈平。
學譽羣家何處往，蚩蚩嘆爾衆編氓。

這首詩寫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尚未爆發『八·一三』抗戰之前，郭自稱老將歸來，撫今思昔，無限感慨。他又親眼看到了上海四處逃避戰爭的忙亂情景，懷着痛惜的心情，表達了他對日本侵略的強烈譴責。

(五)

悲歌燕趙已沉淪，淪落何須計淺深。
到底可憐陳權寶，南冠贏得沒肝心。

這首詩，主要反映了郭沫若對日軍的侵略、佔領了中國大片領土所激起的全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但也確有一些人，面對敵人的侵略，却採取消極抗戰，觀望、退讓，使國土淪落，因而引起了郭沫若的無比悲憤。

(六)

雷霆轟炸後，睡起意謙沖。
庭草搖風綠，墀花映日紅。
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
國運升恆際，清明在此躬。

這首詩，郭沫若寫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描繪了上海被日軍狂轟濫炸後的心情和不怕犧牲的精神，表達了他對祖國前途的良好祝願和對抗戰的樂觀主義信心。

(七)

炸裂橫空走迅雷，春申江上血風腥。
清晨我自向天祝，成得炮灰恨始輕。

這首詩與上一首相聯係，既寫出了日本侵略者狂轟濫炸的情景，也寫出了在腥風血雨中，作者臨危不懼的戰鬥意志和詩人決心以身許國，視死如歸的堅強信念。

郭沫若毅然歸來的愛國壯舉轟動一時，曾在《中央日報》上發表郭沫若歸國的特訊，併影印了郭沫若的照片和詩稿。九月二十四日蔣中正正在南京會見了郭沫若，為郭沫若舉行了歡宴。

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愛上死去女友小妹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郭沫若感到上海也呆不下去了。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同何香凝、鄒韜奮等知名人士，還有曾和郭沫若相愛過的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羣，前往香港，住在六國飯店裏。他們到達香港後，都不知道往那裏去；開始，郭沫若想去南洋，向僑胞募款來辦報。護照都辦好了，上邊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後來，大家商量，去南洋募款不一定有把握；不如先在國內把《救亡日報》恢復出版，然後再去南洋會更有把握。於是在香港只停了一週，於十二月五日同林林、于立羣一起來廣州。

郭沫若在香港的一週，于立羣很主動地接近他；她談到她姐姐的事，郭沫若以十分悲傷的心

情懷念于立忱，也向于立羣介紹了他和于立忱相愛的情況。于立羣聽後為姐姐的死感到悲傷和惋惜。於是郭、于二人兩顆心更加貼近了，都感到有不少知心話要說；只因當時郭沫若稱呼于立羣為晚輩，似乎有所不便；後來熟悉了，改稱小妹妹，後來又稱學生；最後經朋友『點明』，就乾脆相愛了。在廣州期間，郭沫若對於于立羣已經是難捨難分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大家的多方努力下，《救亡日報》在廣州復刊了。這使郭沫若感到十分高興，他寫了題為《再建我們的文化堡壘》的復刊辭，指出：『救亡就是我們的旗幟，抗戰到底就是我們的決心，民族復興就是我們的信念。』還號召一切抗戰的朋友『準備着把你們的血液，

把你們的腦細胞，作為磚塊來建立我們的文化堡壘』。

郭沫若正當要前往南洋為《救亡日報》募款，在《救亡日報》復刊那天，突然接到陳誠的電報：『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駕』。郭沫若在廣州四十餘天內以及到了武漢後，在《救亡日報》上發表過許多詩、文。如在武昌『廣西學生軍營』和舊體詩《彈八百壯士大鼓辭書付潛修》中寫道：

： 枯腸搜索費沉吟，響遏行雲彈雨音。
辭與健兒同壯烈，自擬身亦在槍林。

郭沫若和于立羣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離廣州去武漢，出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

(未完待續)

三國人物新論

定價一二〇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歡迎購閱，定價台幣一二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